

書叢誌雜

李森科的事



著 慎 古 爾 多
譯 合 志 沈 · 逸 遼 劉

行發店書聯三知新 · 書讀 · 活生

K83

學習雜誌叢書

李森科的故事

多爾古慎 著 劉遠逸 沈志合 譯

學習雜誌編輯部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739·03·32K·P.87·\$2.7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七月第一版

京華印書局承印

北京造00001—10000冊

· 總 管 理 處 ·

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

· 各 地 分 店 ·

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永漢路

天津 濟南 西安 長沙 開封

香港 大連 哈爾濱 重慶

自全國各地學習運動展開後，在職幹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在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知識時，都迫切的感到需要輔助的讀物，學習雜誌的發刊，雖曾滿足了讀者一部份的需要，但爲了更有效的輔助廣大讀者學習，進一步滿足讀者的需要，我們覺得有另行編輯一套學習雜誌叢書的必要。

我們着手編輯這一套叢書時，並沒有一開始就定下嚴格的編例。大體上我們準備：一、將過去已經在學習雜誌上刊載過或未刊載過的文章，選擇其性質相近，而爲讀者所需要者，分別彙印成冊。二、將與學習雜誌性質相近，因篇幅太大未能在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單獨付印。三、根據學習雜誌的編輯方針，出版一些關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系統知識的著譯。這樣，這一套叢書在體例上將是很不統一的，字數也有很大的懸殊。將來當視事實上的需要和可能，加以整理和改編。



李 森 科 畫 像

啓發想像力的事件，總是容易記得牢。我最記得那年冬天的一個晚上，我們住在莫斯科附近薩爾蒂柯夫鎮上，終於接到了哥哥從干澤寄來的信。他不久前在梯比利斯農業學院畢業，現在分發到阿捷爾拜疆干澤選種站工作。這封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寄來的信已經收藏到我們的家庭檔案中，下面就是這封信的摘錄。

……這兒的生活真是有趣極了。我們每天最關心的事就是一個青年農學家李森科的工作（他是媽媽的同鄉——波爾塔瓦人）。他在這兒管理豆科作物已經有兩年了，但他『超過計劃』，從事各方面的研究。他是一個挺有趣的人物。細長個子，經常地渾身上下都是泥土。順手把便帽隨便一戴，總是戴得歪到一邊。總而言之，完全不關心自己，不講究外表。不曉得他是否睡眠，當我們上工時，他已經在田地裏了，我們回家時，他仍在那兒。總是同自己的植物打交道，總是同它們一起。他對它們非常注意。一般說來，他對它們了解得極其透澈，彷彿他

能够與他們談話，鑽進它們靈魂的深處。植物到了他的手裏，彷彿也有了「意願」、「要求」、「希望」、「懼怕」、「愛好」、「受苦」等感情。然而這在他不是出於萬物有靈說，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唯物主義者，而且是一個真正的達爾文主義者。一般說來，這是一個卓絕的人物。

我們常常在我這兒或者在伊戈爾、在伊沙聚會——你同他（即李森科——譯註）談起話來有趣極了。他有真正創造性的智慧，新奇的獨創性的思想從他頭腦裏源源而出。每次同他談話，頭腦中都掀起一股有趣思想的旋風。他總是熱中自己的工作，狂熱的熱心家。他的觀察力簡直令人不可置信。這當然首先是對於植物而言，然而，雖然他好像不再關心別的，他對一切都注意，一切都懂，常常證明他對一切都內行，甚至我們站裏最秘密的、彷彿他無法知道的事情，他都知道。

他的思想幾乎永遠是出人意外和奇特，但在檢驗時，竟發覺是驚人的準確。我們在學院裏讀的許多課程，例如實驗遺傳學，他都認為是「有害的胡鬧」，並且斷言：我們工作的成功，有賴於我們善於快些把這一切忘掉，和「從這些麻醉劑裏解放出來」。對於他，實驗祇有當它失敗和得到矛盾結果時，才有價值。於是伊戈爾像一向那樣子擺出最認真的樣子斷言，彷彿李

森科相信從棉種籽能栽培出駱駝，從雞蛋可以栽培出木棉……

不錯，李森科並沒有提出這樣的試驗，但你們聽我說，他最近的工作得到怎樣的結果。他研究出（現在這已經無可懷疑了！）一切秋蒔植物，一般人認為必需保持冬天的安靜，以便使它在次年開花結子，而實際並不需要任何的安靜。它們需要的不是「安靜」，而是寒冷，比較小量地降低溫度（但不要零度以下）。

秋蒔穀物得到這小小一份寒冷後，就沒有任何間斷地發展下去。但這小量降低溫度，甚至當植物還沒有成為植物、剛剛冒芽的時候，就發生作用了。因此，譬如秋蒔麥種稍微浸濕一下，拿到寒冷的空氣中逗留相當時候，等到春天播種，那末它們完全正常地成長，並且像真正的春蒔穀物一樣，在同一年的夏天收穫！

我親愛的朋友們，請想一想這件事的意義是怎樣的吧！縮短植物的生長期，許多植物之移植北方，天曉得還該有些什麼！

這無疑是一個發現，而且是具有巨大科學意義的發現……你瞧我們的李森科是怎樣的一個人物！

我當然完全被他的思想吸引住了，現在是同他在一起工作……

老實說，當時我對於植物栽培問題懂得並不怎樣好，但當我同父親這位農業家詳談後，覺得在科學中發生了某種輕微的變革，這種變革就像地震剛要開始時所發生的並引起人們以莫明其妙的恐懼的感情的那種刺戟一樣。我記得很清楚，哥哥信中所寫的最使我吃驚的是當植物還不存在的時候，還是種籽的時候，就有予植物以影響的可能性！

在這個發現中，有許多是我們不明白的。然而過了不多時後，李森科本人於赴列寧格勒出席實驗遺傳學家代表大會以便報告自己的工作時，在莫斯科曾作逗留，並在我們薩爾蒂柯夫鎮滯了幾天。在這兒，我們得知了這位青年學者革命家對於生物科學中佔統治地位的原理所給予第一次打擊的詳情。

說是四分之一世紀前，二十五歲的選種家特羅菲·傑尼索維支·李森科是具有堅決的願望在科學中完成數月前我們所見到的那個轉變，這才走上科學的道路，那是必要的。在他思想中是沒有類似這種想法的。但在他那許多比起一般的科學工作者顯

著不同的特性中，依我看來，有兩個基本的東西規定他以後全部創造的道路。這首先是依照世界原來的樣子來觀察世界的能力。

具有這種能力的人不多。但對於獻身科學的人，這種能力却是財寶。這就是說：你吸收了在學校、在教科書和書本中所學到的一切，但當你一旦向世界一瞥時，這一切簡直不值一塊襤褸，並不能把世界染成你所獲得的真理和成規的色彩。你所知道的是你所學得的學問，而你所看見的却是實際存在面前的事物。

對於這種人，在他的活動中常常洞開着自由而無限的創造道路，認識世界及其法則的道路。

對於毫無動搖地剛剛走入認識道路的李森科來說，這不是對科學單純的不信任，當時對於這還沒有存在足夠的根據。但這是從『科學的』羈絆中的解放，武裝以知識和渴望認識的智慧的清醒的獨立性。

還有一個重要的特徵。他生長在普通的農家，在直接把勞動變為『生活福祉』——麵包——的起源地。因此他清楚這種勞動以及那種將這種勞動變為生產性的並因

此使人歡快的知識的真正價值。在這兒他第一次對任何煩瑣學派，即對實際無益的、脫離生活的科學，覺到憎惡，並且懂得，只有在爲人所需要的事業的勞動過程中，才能發現真理，才能獲得那使人豐富起來並使他的勞動有用的真正有價值的知識。

不久前我從他那兒聽到幾句關於這方面的話。

——在科學中是否會有這種情形：理論獲得了某種成就，前進了一步，而實踐並沒因此獲得任何起色？我從小就不明白怎樣會有這種情形，當人們企圖向我證明：這種對於實踐無結果無益處的理論『成就』有某種價值的時候，我一向是忍受不了的。

照世界原有的樣子看世界的能力，知識，同時從科學的成規中完全解放，換句話說，對自然的態度無先入之見，關於科學工作的實踐使命的清楚理解——這就是李森科帶着尖銳的武器走入了科學界。除此以外，還要加上專一的目標以及在工作中愛好家似的、急切的熱情。無怪他選擇了一年生的作物——對於人的生活最重要，而且在其發展中最快，也就是最便於研究者——作爲自己活動的基本對象。

李森科秋天到了干澤。周圍都是縱橫着灌溉渠的光禿禿的田野。棉花——此地主要的作物，爲了研究它才設立這一選種站的，——已經收穫了。

這個青年農學家已經掌握了某些選種工作的經驗了：在烏克蘭白洛切爾可夫站他獨立地培植了新的早種的蕃茄。在這兒他的工作是研究豆科作物。任務是這樣的，必須進行豆類的種植。棉花田需要肥料，豆類能給土壤增加氮素並生產綠色豆穰（按指其莖、葉等整個綠色部份——譯註），這種豆穰是可以當作肥料的。此外，還需要飼養牲畜。

普通南方的豆類作物——*Mam, Butta, Hyt* 等——僅能在夏季，在最炎熱的季節，正常地生長，即與棉花同一時期。而灌溉渠裏的水常常是不足的。棉花把它全部吸乾了還覺得不夠。由乾涸的棉花份上吸取水是不可能的。沒有水，豆類便無法生長。

在秋季，從棉花成熟的時候起，經過整個冬天和早春，即從九月到四月，——整整的半年，——水是很充裕的。但那些豆類在這段時間裏却不能生長：氣候對它們太

冷了。

怎麼辦呢？

李森科首先研究了關於這個區域的氣象材料。是這樣的：連續的，暖和的秋天，有三——四個月呢！而冬天呢，就算冬天吧！如果照烏克蘭的說法，最多不過兩個月。不錯，嚴寒是有的，但是那樣的日子，平均在零度以下的，總共也不到十天！

緊接着棉花之後，在秋天，需要種豌豆！不是什麼 *Belleg*，而是我們普通的『北方』豌豆，這種豌豆不是阿捷爾拜疆的炎熱天氣所嬌生慣養的，而是習慣於我們短期而涼爽的夏天的。在這裏的秋冬時期它會感覺得很舒服！

而他呢，抓緊時機，在這些實驗農場上種植各種的豌豆——而順便還種了一些別的豆類——蠶豆、胡豆、扁豆。

試驗成功了。豌豆和蠶豆都競相生長。在秋冬時期這些由北方移植來的生物很好地蔓延開了，並生產了適於收作乾草又適於播種的綠色豆。

任務完成了。剩下的只有普通的選種方法，根據某些必要的記號更確切地挑選和

輕而易舉地『訂正』豌豆的最適宜的品種了。

實在說，在這個故事中並沒有什麼特別令人驚異的事情。任何一個有才能的選種家，處在李森科的地位，或許也會這樣做的。而且，假如不是這個故事有一段細節，初看之下，彷彿不很重要，然而如我們後來會看出的，却成了引起極大事件發生的刺激，那麼，這個故事還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李森科也正像當時的植物栽培家一樣，知道在挑選能在阿捷爾拜疆的秋冬氣候條件下生長的是豆科植物品種的時候，必需考慮最早熟的早收品種。因為無論阿捷爾拜疆的冬天多麼暖和，總不僅比烏克蘭的夏天要冷些，而且比俄國中部的夏天也要冷些。所以，可以對那些已習慣滿足於最少數暖和日子的早熟北方品種，寄予最多的希望。李森科便這樣挑選了品種。

但是，農學家李森科在實驗中曾決定播種不僅有早熟品種，還有不少各種其他品種，有晚熟的，有普通的。我就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在起作用了；是直覺呢，還是想要最充份地保障實驗的成功，還是當時便已經開始懷疑着公認的考慮是否正確。

從農學的觀點來看，這是不聰明的。晚熟品種會產生什麼呢？當然，冬天可能非常暖和，在阿捷爾拜疆是有這種情況的。那時候，晚熟品種也來不及充份地發展了。但是，在普通的冬天，這種品種當然『熬不過去』，因此是晚熟品種。

當時，農學界流行着一種平均晝夜溫度總數的理論。這種理論如下：任何一種植物，要能够充份地發展，應該獲得一定數量的溫暖。究竟需要多少溫暖，不難從經驗中確定，只要把該植物整個生長期間的平均晝夜溫度加起來便成了。許多農作物的這種『溫度份量』，已經被計算出來了。根據氣象材料知道了任何一個地區通常的溫度規律，總可以用簡單的算術計算法來確定什麼植物在該地區可以栽培，什麼植物便不可以。

這個理論十分謹嚴，合乎邏輯，顯然是實踐中證明了的，誰也想不到要去懷疑它。

但是，李森科不顧這個理論，在秋天的時候播種了這樣一些植物品種：它們在烏克蘭，在春天播種的情況下，要到夏末才來得及集聚自己的一份合法的溫度份量。

這事情發生在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次年春天，實驗便告結束。同時，一件事情弄明白了：實驗之所以成功，僅僅是由於李森科在實驗的時候播種了正是那些『無希望的』品種，而不僅是早收品種。不顧植物學算術上的一切規則，若干最早收的、最早熟的烏克蘭豌豆品種，在這裏却最晚收了。

佔第一位的是維克多利亞豌豆品種。這種豌豆在白洛切爾可夫地方，總是不遲不早成熟的。在干澤這裏，維克多利亞種經受了秋天的涼爽和冬天的寒冷以後，在春天最早開花了，產生了很好的綠色豆穰。

可以滿足干澤地區經濟實際需要的豆科植物品種，無論如何總算找出來了，平凡的選種家可以因此而安心了。不錯，在實驗的過程中，理論和其實際運用之間產生了小小的矛盾。但是，在農業中，莫明其妙的偶然事件還少了嗎？！實際工作者早就習慣於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這種可遺憾的分歧了。任務完成，便是可以高興的事情！……

農學家李森科却是從另外一種見地來看這個故事的。他顯然真正高興了，甚至是狂喜了。但是，這完全不是因為任務完成，而是因為科學預測在這些實驗中沒有得到

證明。

他在自己那種上了實驗豌豆的田地附近走着，瞥着它們。他蹲下來了，而且蹲得很久，摸着植物的莖和葉。

他想了又想。

這些豌豆發生問題了。但是，這是沒有任何錯誤，什麼也沒有弄錯。正是這種豌豆，阿富汗種豌豆，在白洛切爾可夫，在炎熱的烏克蘭夏季裏，還勉強來得及成熟；因為那裏的熱度對於它說是稍微嫌少一點——科學是這樣說的，難怪它是『阿富汗種』了。

但是，它在這裏，在秋天和春天的時候——在更涼爽的條件下，都生長了，而且在春天，還賽過了許多早收品種。

爲什麼會這樣呢？品種本身改變了嗎？並且一切品種在這裏也都不像在烏克蘭那裏一樣了。植物學算術的『法則』沒有得到證明。可是，『品種就是品種』，其特性不能因氣候轉變而改變——科學是這樣的，否則，便一般地沒有品種，也沒有所謂選